

万寿菊

吴梅英(龙泉)

我想看看这花开再走。大姑姑站在大堂里,朝着低矮杉皮背上的花骨朵张望。

我端着满满一脸盆水,从厨房里小心走出来,走过大堂,走出天井,爬上搭着杉皮背的木梯子,将脸盆放在杉皮背上。脸盆上,浮着一个刷牙用的水杯。我在木梯子上站定,拿起水杯,一杯一杯往万寿菊上浇水。这花到底要什么时候开啊?我笑着说。

好像整个暑假,我一直在浇这盆花。暑假里阳光多,一天下来,花叶都蔫了。但水一浇下去,花骨朵立马精神起来,橙黄的花瓣似乎明天就会绽开。明天又明天,我们等了多少个明天,我们忘了,好像天一热起来,这盆花就有了花骨朵。

大姑姑是那年春天来的。那一年,我爸从江西回来,走进家门,一脸微笑,比较开心的样子。大姑姑跟在他身后走进来,不声不响的,好像她不是一个客人,而是回自己家。她安静地走进大堂,在靠板壁的木凳上坐下。你们大姑姑。我爸笑着,很随意地向我们介绍。

其实,我爸不介绍我们也看出来。大姑姑的面容跟我爸很像,前额凸起,鼻梁扁平,眼眶凹陷。只是,大姑姑脸上多了一种平和,那是生活赋予她的珍贵礼物。

很小的时候,我们就听说过这个大姑姑。我爸几个兄弟姐妹中,只有他跟他二姐留在浙江。上世纪五十年代,我祖父母带着我小姑姑跟我伯父逃荒去了江西永新。当时我大姑姑跟二姑姑已经出嫁,我爸则抱养给了他叔叔婶婶,也就是我的爷爷奶奶。后来大姑姑也跟随丈夫一起逃去江西,在德兴落脚,艰难困苦中,她和大姑父生养拉扯大四个男孩两个女孩,老四张德尧一路读书,供职政府部门,后升至正处,给大姑姑争足了面子。

这些,我们都是听我爸妈说的。大姑姑话少,从不主动跟我们说她家里的人和事。在龙井几个月时间,她几乎都在厨房里。她年少从龙井嫁到隔壁上南坑村,年轻离开上南坑去江西,到六十多岁才回,我们都以为她是回来玩的,应该四处走走看看。想不到她一回来就在厨房里忙碌,好像她原本就是这个家的一员,是我们任劳任怨的本分的母亲。每天为我们烧出一日三餐,煮好猪食。那时候,我们家公路边的新房子还没最后建成,每日吃饭的人里,还有做工的师傅。

后来我们明白了,我爸名义上是带大姑姑回来玩,心里是计划好让大姑姑回来帮忙的。也许,他直接就跟大姑姑这样说的,他们姐妹几个,我爸最小,几个姐姐都护着他。那之前一年,我妈去世。我妈身体不好已经多年,厨房里一直是姐妹几个勉强顶着。我爸那年打算搬新房,家务事多,身边需要一个能料理一切的人。我大姑姑自是最合适人选,当时,她几个儿女都已经成家,大姑父也已经去世。

每天,忙完厨房里的活,大姑姑喜欢在大堂靠板壁的凳子上坐坐。她坐在那里,也不说什么,就看看我们,看

看天井外面衫皮背上那盆花。我们用个破脸盆种着那盆花,我姑姑说,从没看过这种花,其实,我们也没看过,我们姐妹不善种花,那种花好像是谁家刚从外地带回来的,我们不知怎么也种了一株。橙黄的花蕾,包在绿色的表皮里,一天天的,只看见花蕾又大了一点,花茎又长高了些,却是没有一点要开的迹象。怎么有这么难开的花,我们都笑着感叹。

有时候,同村一些女人过来找大姑姑说话。大姑姑站起来,客气地给人泡杯茶,然后就坐在那里,陪人家有一句没一句地说话。人要走了,她也站起来,陪人走到天井前,指指那盆花,念叨着不知什么时候开的话。她的语气始终是平和的,显然,她并不着急,只是就花说花,找些话题而已。人走后,她看看时间,又转身走进厨房。

大姑姑,带你去村里走走么?

不要,忙你们的吧,我自己想去会去的。

大姑姑,你这样一天到晚忙太辛苦了!

这有什么辛苦啊,就家里事情做做,跟休息一样。

大姑姑说这些时,脸上没有什么表情。她一边说一边忙手上的活,仿佛她做那些活是不需要力气的,就跟我们站在一边说话不要力气一样。

我爸说,你大姑姑可不是客气,她一辈子做习惯了,田里山上,多少活都不在话下,家务事对她来说根本不算事。

我唏嘘不已。从小到大,我一直怕做家务,有一天可以不干农活,这竟然是我努力读书的强大动力。

1985年,我妈第一次逃生,带着我妹就住在我大姑姑家,我妹幼年的记忆里,只留下大姑姑家每天早上吃番薯粥的画面。一边二表哥家吃白粥,我妹说,大姑姑家当时生活困难,白米饭不够,才每天吃番薯粥。但我妹喜欢吃番薯粥,难得有一天吃白粥,她还要闹脾气,抓着大姑姑家的黄豆满地撒,大姑姑脾气好,完全拿她没办法。

我大姑父是1995年去世的。大姑父去世后,老四张德尧想接大姑姑去城里住段时间,大姑姑拒绝了,她说习惯了农村的生活,家里的鸡鸭鹅等也离不开她。1996年,她肯跟我爸回浙江,想来真有很深的姐弟情谊。

那年八月份,德尧表哥开车回龙井接大姑姑。当时我们已经住进公路边的新房。新家大门口,德尧表哥为我们三姐妹和大姑姑拍了张合影,大姑姑坐在靠背椅上,我们三姐妹在她身后站着,像她的三个孩子。

大姑姑走后,搬到新家的万寿菊终于开了。它静静绽放着,花型还保持花蕾时的原状,只是花瓣稍稍打开,保守而内敛。它开了好久,且一直没有要凋谢的意思,有如它的花蕾期一样漫长。可惜大姑姑没有看到。我们从花前走过,看它一眼,念叨一句。

2006年,大姑姑脑溢血住院,大年初二晚上,得到消息的我们连夜开车赶往德兴,那是我们第一次去江西看大姑姑。2013年,大姑姑去世,享年80岁。

怀念我的母亲

胡昌清(市直)

每逢佳节倍思亲,今年的春节特别怀念我的母亲,今年春节前夕,无情的病魔夺走了母亲的生命,母亲走了。

母亲临走前曾说:每一个人都会有这一天,你们兄弟姐妹后面的路还很长,要独立走下去。

料理完母亲的后事,回到丽水,我的心情一时难以平静下来,总是感觉母亲走得太突然了,有一种母亲似乎还在人世的感觉。

今年70岁的母亲,身体一直比较硬朗,平时一直都居住在农村,很少进城,去年我家乔迁,母亲跟随我父亲第一次来丽水,这是她第一次进城,也是母亲唯一的一次。因此当时我还写了一篇随笔《母亲进城》在多家媒体上发表。

母亲一直很少出远门,但她省吃俭用,供我们几个子女读书,希望我们兄弟姐妹走出大山。在母亲悉心教导下,我们兄弟姐妹四个都分别来到丽水、景宁、庆元县城里谋生活,父亲母亲则留在乡下。在城里落稳脚跟后,兄弟姐妹一直想劝父母跟着进城,但母亲不想给子女增添麻烦,总是找各种理由不肯离开老家。

母亲说:乡下空气好、水好,与你父亲一起种种地,养养鸡、鸭,自有比城里不一样的生活乐趣。如果跟你们到城里生活,不仅不习惯,而且还要增加你们的负担。劝了多次,我们也知道母亲心里的想法,只好经常打电话问候父母,但每一次跟母亲通话,都说自己身体好,让我们放心。

一直到2021年12月23日,母亲因连续多天吃不下饭还一直呕吐,才不得不告诉我们。得知消息后,我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,连夜打电话联系在景宁的弟弟和妹夫,把母亲接到市人民医院就诊。

到了丽水已经是次日零点了,急诊值班医师把我叫过去,告诉我母亲是恶性肿瘤,怀疑是晚期了,让我们家属有个准备,一种骨头忽然被抽走的痛感瞬间占据我的心头,将我一下子推倒在椅子上。

母亲很会察言观色,确诊后,我们忍住伤心的情绪怕被母亲发现,我们总是想方设法在她的面前要装成很轻松的样子,想以此减轻母亲的担忧。在母亲住院期间,因疫情医院管控防控较严,女儿先独自担起了陪护我母亲的重任。

陪护三天,看到母亲的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,女儿哭了,哭得很伤心,我们兄弟姐妹四人

知道母亲病情严重,心里头都感到很是沉重。

住院一周后,医院几个专家,制定了三套方案,让我们选择。最后,我们还是选择手术疗法。心里都明白,这是最后的希望,我们一定要去尽全力争取。

2021年12月31日,母亲从消化内科转到胃肠外科,胃肠外科的医生与护士热情服务,每一天查房,母亲都会跟他们交流。

阿姨,你哪里不舒服,不舒服跟我们说。护士叶巧萍跟我母亲亲切地交流。母亲虽然身体不舒服,她还能清楚地叫出科室内好几个护士与医师的名字:蓝芬、雷佳佳,还有主治医生程医师和梅主任。母亲说梅主任查房幽默风趣,还说护士蓝芬、雷佳佳、王洁她们服务态度好。母亲都跟我说。她疼的时候让我帮她敲敲背,却从来都是咬紧牙不喊痛,说怕影响同病房病友休息。

在我母亲住院期间,单位的领导同事、老家的乡亲亲友纷纷来看母亲,关心母亲的病情。

科室领导还交代我要好好照顾好母亲,把工作先放放,并主动帮忙联系医院,与同事们一起帮助我渡过难关,给了我很多的温暖和力量。这些情况我都会跟母亲说。母亲临终前两天,她还含着泪水说着我领导、同事的好,说着等她身体好一点要当面感谢她们!

乡政府干部林松苗听闻我母亲住院,特地打来电话关心母亲的病情,说为我母亲准备了两万元的手术费,被我拒绝了,但我非常感动。他说我母亲对他很好,记得有一次他去我老家走访,母亲拿出5支新光牌西洋参戳好给他喝,每到村里就会记起母亲对他的好。母亲去世第二天,他还帮我代办好了母亲的骨灰安放证明并专程送到丽水。那天,他在母亲遗像前伤心地哭,嘴里哭喊着:阿姨这么好,为什么老天这么不公平!

今年1月20日16时16分,无情的病魔夺走了我母亲的生命。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,科室的医生护士、村里的乡亲们都很难过。

市人民医院胃肠科的护士叶巧萍给我留言说,整个科室的人都为我母亲的坚强而落泪,母亲能够理解医师护士的付出。

我们都在惋惜如此伟大而善良的阿姨,也在为她的为人处事而折服,她真的是情愿自己默默承受着痛苦也不愿意麻烦别人。

母亲走了,永远地离开了。斯人已逝,生者如斯,但作为儿子的我,还是感到愧疚,愧疚没有照顾好母亲。